

SHI JIE WEN XUE



# 世界文学

4 1978 .

# 世界文学

SHIJIE WENXUE

(内部发行)

1978年第4期(内总第6期)

1978年8月15日出版

---

编辑者 世界文学编辑部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五号)

出版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印刷者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

定价：0.77 元



捆麦秸的人（油画）

〔法国〕米 勒



裴多菲随同贝姆将军巡视战场(钢笔画)

〔匈牙利〕保尔绍什·米克洛什

# 世界文学

(双月刊)

一九七八年第四期

## 目 录

---

马里奥和魔术师 (小说)

.....[德国] 托马斯·曼作 胡其鼎译 3

旅行札记 (游记)

.....[匈牙利] 裴多菲·山陀尔作 兴万生译 53

写在一本复仇记的前面 (散文)

.....[加拿大] 布·穆尔作 赵化知译 85

周薪一千元 (小说)

.....[美国] 杰·特·法瑞尔作 赵萝蕤译 94

冻土地带的市镇 (小说)

.....[日本] 波佐间义之作 柯毅文译 114

---

---

## 方尖碑 (小说)

.....[苏联] 瓦·贝科夫作 王 燎 晓 林译 151

苏修诗选 .....[苏联] 叶夫图申科等 231

## 学究先生——一种文学典型

.....[俄国] 维·别林斯基作 满 涛译 265

法国启蒙文学的历史作用.....郑克鲁 279

列宁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 ..... 吴元迈 293

## 世界文学动态

日本出版《红岩》和《青春之歌》新译本 (309) 第一次“东盟”作家会议 (310) 太国作家协会讨论作家作用问题 (311) 太国出版一部进步短篇小说集——《湄南河的浪涛》 (312) 缅甸作家吴登帕敏逝世 (313) 埃及著名文学家陶菲克·哈基姆获奖 (313) 沃尔芬比特尔的莱辛博物馆开放 (314) 美国著名流行歌曲女作者雷诺兹逝世 (315)

本刊重要启事 ..... 315

本刊1977—1978总目录 ..... 316

渡过运河 (麻胶版画) ..... [巴西] 科利阿 (封面)

捆麦秸的人 (油画) ..... [法国] 米勒 (封二)

裴多菲随同贝姆将军巡视战场 (钢笔画)

..... [匈牙利] 保尔绍什·米克洛什 (封三)

---

# 马里奥和魔术师

〔德国〕托马斯·曼

胡其鼎译

托马斯·曼（一八七五——一九五五）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之一。《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九〇一）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旧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时期的颓废和没落。这部小说使他一举成名。托马斯·曼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哥哥亨利希·曼谴责德国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罪行，他曾著文反驳，对十月革命也不理解，但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攫取政权后，在国内外推行一系列极为反动的政策，托马斯·曼公开表示反对，被迫长期流亡国外，著作也遭焚毁。二次大战后，托马斯·曼对社会主义开始有所认识，曾撰写《反布尔什维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大蠢事》一文。

托马斯·曼是个多产作家，著有大量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以及散文、评论等，重要的有：《魔山》（长篇）、《浮士德博士》（长篇）和长篇三部曲《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等。《马里奥和魔术师》创作于一九二九年，正值席卷欧洲的经济危机行将爆发之时，在意大利，墨索里尼加紧高压统治，在德国，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嚣张起来。作者在这个短篇小说里，通过对于意大利一个海滨浴场政治氛围的描写，表明了自己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恶态度。魔术师奇波拉是一个用催眠术来愚弄和取悦观众的江湖骗子，末了被一个受他侮辱的青年马里奥从被催眠的状态中醒来后掏枪打死。作者称这是一个

“解放的结局”，隐喻法西斯的精神统治只能欺骗一时，终究是要崩溃的。对于法西斯主义这种政治现象，作者以他所擅长的艺术手法，从心理学方面来剖析，揭露法西斯主义象使用催眠术似地实行思想控制，抨击它违背“理智”和极端“邪恶”，但未能进一步揭示其反动的阶级实质，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局限性。

——译者

回忆托雷·迪·韦内雷，气氛始终是不愉快的。从一开始起，那里的空气就使我们感到烦躁、刺激和紧张不安。最后发生了枪杀可怕的奇波拉的骇人事件，在这个人身上，仿佛是命中注定又非常扣人心弦地体现了并且危险地集中了当时当地的境况所特有的邪恶。据我们事后回想，这个人的恐怖结局是有予兆的和必然的，而我们的两个孩子也不得不目睹这一结局，是一件令人懊恼的不得当的事情，究其原因，在于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的招摇撞骗，而我们却误以为真。幸亏孩子们并不知道表演从何结束、灾祸从何开始，我们也就听凭他们无碍无虑地以为这一切都是在演戏。

托雷距波托克莱门蒂约十五公里，后者系第勒尼安海滨最受人喜爱的避暑胜地之一，都市化，市容优雅，连续数月游客纷至沓来，造成过份拥挤；一条饭店和商场集中的热闹干道，伸向海滨开阔的沙滩。沙滩上满是帐篷、悬挂三角旗的沙堡和棕色的人群，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因为沿着整个海岸，都是可供躺卧的细沙海滩，沙滩一侧，又都是一带松林，不远处还有蜿蜒的群山俯视，所以毫不奇怪，一场竞争早已开始了，大家纷纷寻找更加清静的地方。托雷·迪·韦内雷——这个小镇因之而得名的维纳斯塔早已无处可寻——如今已成为附近那个大浴场的分场了。而在过去几年里，这个地方曾经是少数人的世外桃源，是某些持避世态度的良朋佳

友们的隐居之地。但是一如这类地方惯常的遭迁那样，从这里起，沿着海岸，到马里纳·佩特列拉，天晓得还到什么地方，整个这一带早已不是什么安宁之乡了。大家知道，世人寻求安宁，却又驱走安宁，他怀着可笑的渴望，投入安宁的怀抱，想入非非地以为能同她结为伉俪，以为他到哪里，那里便有安宁；甚至当世人已在安宁之乡开设了喧闹的年市时，他还以为安宁犹在。就这样，大批意大利人和外国人已经把托雷占据了，尽管与波托克莱门蒂相比，这里的气氛毕竟略为平和，略有节制。虽然大家都说不去世界浴场，但那里仍然嘈杂喧闹，处处客满，而唯有到了这等地步，大家才不再前往。游客们到附近的地点去，譬如到托雷，此地甚至更佳，另外花费也较便宜。可是，当这些特点本身已不复存在时，它们的吸引力却依旧保持着。在托雷，已开设了一家大饭店，建造了无数膳宿公寓，有的要价颇高，有的比较实惠。俯瞰大海的别墅和松树园的主人及借居者再也不可能在海滨独善其身了。在七、八两月，那里的景况同波托克莱门蒂别无二致。浴场上，人们摩肩接踵，呼号的，吵架的，欢叫的，个个都被发狂似地喷射烈焰的太阳晒脱了项背的表皮。色彩刺目的平底船满载着儿童，在闪闪发光的兰海上颠簸。守望在岸上的母亲们，突然呼喊孩子们发音响亮的名字，这种嘶哑的惊忧之声充斥天空。小贩们跨过卧伏在沙滩上的人们伸开的四肢，用嘎哑的南方腔调，拉直嗓门叫卖他们的牡蛎、饮料、鲜花、珊瑚饰物 and 黄油卷。

这就是我们来到时托雷海滩上的情景——真够赏心悦目的，不过，我们觉得毕竟来得太早了。时当八月中旬，还处在意大利人休假旅行的旺季；这不是外国人学习欣赏当地魅力的合宜时机。午后，滨海人行道上的花园咖啡馆里是何等拥挤，例如我们有时去小坐的“埃斯奎西托”咖啡馆，招待我们的是马里奥，我随后要讲到

的就是这个马里奥。几乎连一张空桌都没有，几个小乐队，互不相让，闹作一团，干扰人们的谈话。正好在午后，又从波托克莱门蒂带来了一批凑热闹的人；对于那个避暑地好动的游客们来说，托雷自然是称心如意的远足目的地。菲亚特牌汽车往返疾驶于两地之间，使公路两旁的月桂和夹竹桃树篱蒙上了一英寸厚的灰白尘土，造成一幅令人厌恶的触目景象。

说实在的，如果要去托雷·迪·韦内雷的话，应当在九月，于大批游客离开浴场以后，或者在五月，当海水尚未达到能够吸引南方人下水的温度之前。在旺季前后，托雷也并非无人光顾，但是气氛终究比较缓和，国家主义的味道也没有那么浓厚。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在帐篷的遮布底下，在膳宿公寓的餐厅里都占着优势。反之，在八月间，外国人感觉到，至少那家大饭店——我们由于没有熟识的人家可以下榻，便在那里预定了房间——几乎完全被佛罗伦萨和罗马的上流社会人士据为己有，致使外国人处境孤立，一时有如落魄江湖的过客。

我们不无扫兴地获得这种经验是在抵达的那天晚上。我们去餐厅用饭，让值班侍者给找一张桌子。他指点的那张餐桌本身无可非议，但是，朝外凸出、伸向海面的玻璃阳台却把我们的目光吸引住了。阳台上虽然同餐厅里一样客人不少，不过并没有满坐，此外，那里的小餐桌上点着红色灯罩的小灯，孩子们看来已被这种节日般的景象所陶醉。于是我们直截了当地对待者说，我们更乐于在阳台上用饭。讲这样的话，表明我们不知内情，因为侍者用有点尴尬的客套话告诉我们，那个使人有家乡感的地方是留给“我们的主顾(ai nostri clienti)”的。他们的主顾。我们不也是他们的主顾吗？我们不是游览者或过路客，而是要住上三、四星期之久的膳宿公寓的房客。然而，我们采取克制态度，并不坚持要侍者解释

清楚我们这类顾客同可以在红色小灯照明下进餐的那类顾客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便在那张用没有诗意的普通灯光照明的餐桌上用餐。饭菜相当平常，既无特色，又乏风味。后来，我们在朝内陆走十来步路的地方找到了埃莱奥诺拉膳宿公寓，那里的饭菜要好得多。

三四天以后，我们还没有在大饭店真正安顿下来之前，就搬到那里去了。原因不在于阳台和小灯，因为孩子们不久就同侍者和小听差结成朋友，并且已被海滨的乐趣所左右，很快就把采色灯光的诱惑抛在脑后。可是，我们接着便同某些独占阳台的顾客，或者更确切地说，仅仅同对他们阿谀奉承的饭店经理处发生了一场冲突。这是从一开始就给我们的旅居打上不愉快烙印的冲突之一。客人当中有罗马显贵某亲王及其眷属。这位殿下的房间就在我们隔壁。由于我们的两个孩子不久前患过百日咳，夜间，病愈后轻微的余咳有时还打断小的那个孩子的睡眠，要不然的话，他总是睡得很安稳的。百日咳的残迹使那位既高贵又易动母性感情的亲王夫人惊恐万状。这种疾病的病因还不甚明瞭，这就使迷信有了活动场所。因此，我们并不责怪这位风雅的女邻居附和那种广为流传的意见，说什么百日咳是通过声音传染的，以致她简直生怕自己的孩子们会倒这份霉。她怀着女性的过分自信，到经理处去抗议，经理处由那位人所共知的遵命经理出面，赶忙跑来对我们讲了许多拖欠的话，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绝对有必要迁居到饭店的附属楼房去。我们费尽唇舌向他担保，孩子们的病已经到了只剩下轻微余咳的阶段，实际上已经痊愈，没有传染别人的任何危险。我们交涉的结果，仅仅是把这件事交给医学法庭，而且是由饭店的医生——只能让他，不能让我们聘请的医生——去裁决。我们同意这样做，因为我们确信，这既能使亲王夫人安下心来，又能使我们避

免搬迁的不快。医生来了，言谈举止倒象是个正直的科学的忠仆。他给孩子们作了体检，说明病已经完全好了，不会有传染的危险。我们松了一口气，满以为这段节外生枝的事总算了结，殊不知经理又跑来说，尽管医生作了裁决，可还是要我们腾出房间，搬到附属楼房去。

如此逢迎拍马，使我们怒不可遏。我们所迁到的这种存心食言背约的行径，恐怕未必会是亲王夫人的行为。很可能是那个奉承拍马的饭店经理根本不敢把医生的诊断结果告诉她。不管怎样，我们干脆对他说，我们宁可立即搬出饭店去——接着便开始收拾行装。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搬走，因为就在这几天里，当我们路经埃莱奥诺拉膳宿公寓时，已被它那宾至如归的外观所吸引，并同那里建立了联系，还结识了女房东西尼约拉·安焦莱丽本人，很是意气相投。安焦莱丽太太是一位苗条的、黑眼睛的妇女，托斯卡纳型，南方妇女暗淡的象牙肤色，年纪大约三十刚出头。她的丈夫是一位服装讲究、沉默寡言的秃顶先生。他们夫妇俩在佛罗伦萨有一所更大的公寓，仅在夏季和初秋才到托雷·迪·韦内雷来掌管这里的寓所。但在早先，在她结婚以前，我们新结识的这位女房东当过女伴、旅伴、戏装保管员，甚至是杜丝<sup>①</sup>的女友，她显然把这一段生涯视作自己一生中伟大而幸福的岁月，在我们初次造访时，她就开始栩栩如生地叙述这段往事了。那位大演员的许多附有亲切题词的相片，还有过去她们共同生活的其他纪念品，陈列在小桌子和小书架上，使安焦莱丽太太的客厅生色不少。显而易见，人们对那段饶有趣味的往事的崇拜，也多少会增加她目前生意的吸引力。话虽如此，当她引领我们穿堂过室时，我们真心实意、颇有兴致地

---

① 埃莱奥诺拉·杜丝 (Eleonora Duse, 一八五九——一九二四)，意大利著名悲剧女演员。

倾听她用铿锵而断续的托斯卡纳口音追述她已故女主人容忍的美德、出众的才华以及深切的柔情。

于是，我们让人把行李搬过去，这对于大饭店职工们是一件憾事，因为他们按照意大利人的良好风俗是非常喜爱孩子的。我们的新寓所幽静而舒适，去海边也很方便，从新栽梧桐树的林荫道下去，便是滨海人行道。餐厅凉快而清洁。安焦莱丽太太每天中午亲手给大家盛汤，招待得细心周到，菜肴极佳。席间，我们甚至发现几位维也纳的熟人，饭后便同他们在屋前闲谈，并通过他们认识了其他人。看来一切顺当——更换住处，反倒使我们心满意足，就一次使人满意的旅居而言，本来可以说是无所欠缺了。

然而，真正的快感并没有产生。或许我们还念念不忘造成我们搬迁的无谓原因。我自己承认，我很难有意忘掉同流行的风气、无知地滥用权力、不公正、阿谀逢迎的腐败作风所发生的冲突。它们久久地纠缠着我，使我越想越烦躁，越想越没有结果，因为这些现象太理所当然，简直已成通例。再则，我们并没有同大饭店就此一刀两断。孩子们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已经结下的友谊，勤杂工替他们修理玩具，而我们有时也到饭店花园去喝茶，还见到那位亲王夫人噙着珊瑚红的咀唇，迈着坚定的小步子走出来，四下探望由一位英国保姆照料的她的心肝宝贝们。她万万料想不到我们近在咫尺，足以使她忧惧，因为只要她一露面，我们就严禁自己的孩子出声，连咳嗽都不许。

炎热无度——难道连这一点也该引来作证吗？非洲式的炎热。骄阳肆虐，人们只要一离开兰色海水的边缘，就感到那是何等可畏，何等无情，就连从海滩到餐厅走这有限的几步路，即使只穿着宽大的浴衣，竟也成了未起步而先叹息的苦差。您不在乎吗？连续几个星期之久，您也不在乎吗？当然，这是南方，这是古

典主义的天气，繁荣人类文化的气候，荷马的太阳，如此等等。但是，片刻之后，我已经受不了，简直到了疲惫不堪的地步。灼热而旷荡的天空，日复一日，不久就使我感到厌烦；色彩刺目耀眼，不经折射的光线异常单一，激起欢度节日似的感觉，使人无忧无虑，对天气的酷热与反常满不在乎，但是时间一长就显出不足来了，无忧无虑，使人头脑一片空白，这不能满足北方人更为深切和复杂的心灵上的需要，久而久之，还引起象轻蔑一类的念头。您说得对，要是没有那段与百日咳有关的愚昧插曲，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感受。我是被激怒了，我也许要这样地去感受，半不自觉地抓住一个已经存在的思想动机，即使不是去产生这种感受，也是为了使它合法化和强化。在这一点上，您不妨认为我们有股怨气吧！——那末，大海呢，躺在细砂上，面对永远壮观的大海所度过的午前时光呢，总该不会成问题吧？！可是不然，一反往常的经验，尽管在海滩上，我们也感觉不舒畅，不愉快。

来得太早了，太早了。我前面已经讲过，海滩还在本地中产阶级的掌握之中——这是让人一见就喜欢的一类人，您说得不错，在青少年中间，我们见到许多模样好的和健美的，可是，我们周围也不可避免地有凡夫俗子和中产阶级的败类，而您也承认，打上这个地区印记的这种败类，并不比我们天底下的同类人更具魅力。这些女人都有一付嗓子！有时，我们简直难以想象自己正置身于西方歌唱艺术的故乡。“富杰罗！”时至今日，这喊声犹在我耳中作响，因为我接连二十个上午成百次地听到在我近旁发出这一喊声，嘶哑地直着嗓子，重音重得可怕，带着一个刺耳的开口è音，以一种一成不变的绝望腔调直嚷出来。“Fuggiêro, Rispondi almêno (富杰罗，回答呀)！”sp音念成schp，就象德国人发这个音那样——我本来情绪恶劣，一听更觉恼火。她喊的是一个可恶的男孩，

背上日炙的伤痕见了令人作呕，绝顶倔强、刁顽，心眼坏到极点，我真是前所未见，此外，他又是一个胆小鬼，能够为了一点痛楚就大哭大闹，使整个海滩都骚乱起来。有一天，他在水里被一只小螃蟹钳住了脚趾，就因为这点轻微的疼痛，他竟然发出古代英雄的悲嚎，大家听了毛骨悚然，都以为他惨遭横祸。他显然以为自己不仅受了伤，而且中了毒。爬到岸上，满地打滚，好象疼得无法忍受，喔呀妈呀地乱嚷，拳伸脚踢，拒绝他母亲的苦苦哀求和附近人们的劝慰。这个场面招引人们从四下跑来观看。有人请来了一位医生，正巧是对百日咳问题作过客观裁决的那一位，他再一次证明自己是正派的搞科学的人。他一面用好话安慰，一面解释说什么事也没有，干脆吩咐病人下水去，清凉清凉小小的钳痕。富杰罗并没有这样做，他象一个折断了骨头或淹死的人，被放在一张临时扎成的担架上，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下，从海滩上抬走了。第二天早晨他又来了，装作不是故意的样子，破坏了别的孩子用砂垒的建筑。总而言之，一名恶棍。

此外，这个十二岁的孩子还属于一种公众情绪的主要体现者之列，这种情绪存在着，但又难以捉摸，它把我们这一次如此美好的旅居生活搞糟了，搞得使我们生了厌恶。无论如何，这里缺乏天真无邪、无拘无束的气氛。这些人要“保持尊严”——起初我们不甚了然，他们为什么，以及本着什么精神要这样做。他们自恃尊严，相互之间以及在外国人面前摆出一付严肃的姿态，显示自己新意识到的荣誉感——，怎么回事呢？我们逐渐弄明白那是政治上的原因，是国家主义的观念在作怪。事实上在海滨就云集着有爱国热忱的儿童——这是一种不自然的、令人沮丧的现象。儿童是一种人类，是自成一体的社会，或者说，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尽管他们掌握的少量词汇分别属于各种不同的语言，可是基于儿童世

界共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共同相处是很容易也很必然的。我们的孩子不久就同当地的以及如他们似的外国孩子玩在一起了。但是，他们显然有时会感到困惑不解，感到失望，他们觉得人家处处敏感，表现得过分自信，不仅如此，还非常挑剔，非常好教训人，甚至过分自信这四个字都不足以表达出他们这股劲头。为悬挂什么旗子也要吵咀，为权威问题和先后秩序也要争论。成年人插手进去，他们不是去调解，而是去主持正义，去捍卫原则。他们滔滔不绝地大讲意大利如何伟大而自豪，这种板起面孔讲的话听了真叫人扫兴。我们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惊惶失措地走回来，便花了一点心思让他们多少了解这里的情况。我们向他俩解释说，这些人正经历着这么一个阶段，也许象是正在生病，不很舒服，但又是免不了的。

由于我们的过错，我们的疏忽大意，结果同这种确实已被认识到和估计到的现状发生了冲突——又一次冲突；看来，先前发生的事情，不是纯属偶然的意外事件。总而言之，我们触犯了公众道德。我们的小女儿才八岁，但从她的身体发育情形看，可以整整低估一岁，并且干瘦得象只家雀。她在水里呆了比较长的时间，回到岸上来后，由于气温很高，她仍穿着潮湿的游泳衣继续游戏。我们允许她把沾满砂子的游泳衣脱下来，到海水里涮洗后穿上，并要她小心不得再弄脏了。她光着身子跑到几米远的水边，涮洗了她的紧身衣又回来。她的这一行为，也就是我们的行为，激起了讥讽、忿慨和非议的浪涛，这样的结果，难道我们不该事先就预料到吗？我不是对您进行说教，不过，在最近几十年内，全世界对人身和裸体的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觉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有某些事物是不会引起“任何更多想法”的，其中就有自由，而我们就曾赋予根本不会起刺激作用的儿童的肉体以自由。可是在这个地

方，它却被看作是挑逗。有爱国热忱的儿童们狂呼乱叫。富杰罗把手指放在嘴里吹口哨。我们周围的成年人之间，激动的议论声越来越大，表明兆头不妙。一位身穿都市礼服的绅士，后脑勺上戴一顶不很贴切的元顶硬礼帽，告诉他那些义忿填膺的女士们说，他决意采取惩罚性措施。他走到我们面前，劈头盖脸一顿痛斥，把图感官之快的南方人的全部激情，都用来为冷酷无情的风纪和教化服务。他声称我们犯了伤风败俗之罪，这也是我们忘恩负义、无礼侮辱，滥用了意大利的好客之道，因此更应受到指责。我们肆无忌惮地不仅违犯了公共浴场规章的文字与精神，而且损害了他的国家的荣誉。他，这位身穿都市礼服的绅士，懂得如何保卫这种荣誉，而冒犯了他的国家尊严的我们，如果不受处罚，他决不甘心。

我们耐着性子恭听他这番宏论，一边点头思索着。如果反驳这个热昏了头脑的人，我们无疑将一错再错。这样或那样的话已经到了我们嘴边，例如，考虑到各种情况，好客这个词，按其严格的意义来讲，用在这里不见得妥当。老实说，我们不仅是意大利的客人，而且还是西尼约拉·安焦莱丽的客人，她在放弃了杜丝亲随的职业之后，多年以来正是以款待宾客为业。我们甚至想这样回答他，在这个美好的国家里，道德的放纵想必不至于落到这等地步，以至这样一种对异性的假充正经和过份敏感的反应竟然会是可以理解的和合乎逻辑的。但是我们仅限于向这位先生保证，我们丝毫不存挑逗与不尊重的想法，并指出这个犯过失的女孩年令幼小，体格尚未发育，以此来平息他的怒火。徒劳。他认为我们的保证不可相信，斥责我们的辩解站不住脚，并且声称我们非受惩处以儆效尤不可。如我所料，他们打电话报告了当局，当局的代表来到海滩，他说事情 *malto grave* (非常严重)，我们必得跟他去“广场”，即去市政厅。到了那里，一名级别更高的官员进一步确认前一人